



关爱

对于作家、艺术来说，一处园子，一个湖，一座城市，往往不只是一个地标，更是精神的家园。

你是在哪儿玩大的？

■汤素兰

2010年12月31日作家史铁生去世，网上有许多怀念史铁生的文章，其中一篇的标题是《那个在地坛玩耍的孩子回去了》。史铁生最为人知的作品是《我与地坛》，那个曾经废弃的古园在史铁生的生命里无比重要，他曾经有十五年摇着轮椅在这个园子里流连和冥想，与草木对话，思考生命的意义。对于作家、艺术来说，一处园子，一个湖，一座城市，往往不只是一个地标，更是精神的家园。比如沈从文20岁就离开了凤凰古城到外面的世界打拼，他作品里的故事却一直发生在沱江边的这座小城。

我是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长大的，童年时代没有读过课外书，父母也从来没有在床边念过故事给我听。每到夏天，全村的孩子在宽阔的打谷坪里玩游戏，男孩子玩打仗，女孩子玩丢手绢，有时候男孩子女孩子一起玩老鹰抓小鸡。到了冬天，天冷了，教室里没有炉子，下课后大家挨着墙站成一排玩“挤油渣”，一个个使出吃奶的劲儿拼命挤，不一会儿就全身发热。除了游戏之外，我们还要参加很多劳动——割草、砍柴、扯猪菜、摸鱼虾。孩子们干活总是一边干一边玩，常常玩得忘记了。于是，有一个伙伴提醒：“哎呀，太阳要落山了！”抬起头，看见太阳落在山脊上，西天一片霞光，这才猛然惊觉，发现自己的背篮还是空的呢！于是飞快地舞动手中的砍刀，争取在天黑之前把柴草装满背篮……沉重的背篮虽然曾勒痛过我的肩膀，锋利的刀也不止一次割伤过我的手指，但青草的味道，松涛的声浪，太阳的光芒，天空的颜色，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里，成为今天我的童话花园里斑斓的背景。

今天的孩子被电视机、计算机、电子游戏和工业玩具包围在一个人造的世界里，他们和自然的接触非常有限。没有了和自然的接触，孩子们不知道季节是如何更替的，不知道五谷是如何种植的，更没有体验过大自然的晨昏美景。曾经有一个孩子跟我说，她总是写不好写景的作文，这是为什么？我说：那是因为你没有真正看过大自然的美景。我到学校去讲座的时候，喜欢问同学们一个问题：有多少人看过日出？几百个学生中，往往只有寥寥数只手举起来，还举得犹犹豫豫的。孩子们都喜欢过节，除了儿童节之外，今天的孩子还喜欢过洋节——圣诞节、感恩节、万圣节。每到节日，商店和儿童餐厅披上盛装，各种节日商品琳琅满目。但孩子们过了这一天，得到一大堆礼物，很快就忘记了。从我自己的童年来说，我所记得的每一个节日都和季节的更替、不同的食物和活动相关。比如立夏吃立夏砣，中秋吃月饼；三月三要挖地菜回家煮鸡蛋，端午要包粽子，还要在门框上插艾叶；七夕乞巧，重九登高，过年守岁。过完一个节日盼下一个节日。清明节跟着大人去上坟踏青，回来时就会留意路边的粽子叶多大了，要早点把它采回家晒干，留待端午包粽子。七月七到了，不忙着乞巧，先去看看村头树上的喜鹊是不是还在窝里，飞没飞上天去架鹊桥？这样的节日体验，让我从小就知道季节的更替、自然的轮回和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，感恩生命的时候，不忘记感恩大自然。

汤素兰

随想

80后为什么这么重友情，为什么容易将校园里的友谊当成几乎整个人生友谊的全部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兄弟姐妹。

回到“Lesson One”

■李婷婷

爸爸把我送到学校，初一年级的教学楼在山顶操场的最里面。过道很暗，很多小屁孩跑来跑去，身上有一些明晃晃的味道。上课铃响了，我几乎第一天上就迟到。爸爸把我送到位子上，同桌是个短发圆脸的女孩。我怯生生地坐下，目送爸爸离开……

这是15年前的场景了。伴随着讲台上的那个录音机里磁带圆孔的转动，一声“Lesson One”，揭开了我中学生涯的第一页。

当我从湖南大剧院出来，带着话剧《李雷和韩梅梅》的巨大失望，脑海里一直闪动着这些画面。它们洁净得让我不忍心写下它们，因为如实地写下都是糟蹋。

或许，我们只有透过李雷和韩梅梅这样的符号，通过一首歌曲的契机，共同回到那个时代。天知道，我们当时真的私下里幻想和编织过李雷和韩梅梅的故事，我们说韩梅梅是否喜欢李雷，李雷是否喜欢Lily。如果没有这首歌，我们还能想起这些隐隐约约和我们一起长大的小暧昧吗？

80后或许是一个最特殊的集体。它似乎与任何一个年代出现了断裂。计划生育的实施，让大批的独生子女不再像60后、70后一样有太多兄弟姐妹的概念，与父母的沟通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障碍，我们也不像90后的孩子拥有网络和电子游戏，我们的信息渠道还相对贫乏，我们突然承受了一个年代的孤独。一个朋友曾经告诉我，80后为什么这么重友情，为什么容易将校园里的友谊当成几乎整个人生友谊的全部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兄弟姐妹，我们在家庭里无法得到游戏、交流和倾诉，而那时候陪伴着你的同学情谊，很可能成为一辈子的哥们或闺蜜。

所以，十几年过去后，当一首《李雷和韩梅梅》勾起80后的集体记忆，无数人在听完歌之后表示泪奔，媒体完全有理由把李雷和韩梅梅现象上升到一个社会学的高度。

这套英语教材的主编和插画师说，他们让李雷和韩梅梅从头到尾就没说过几句话，因为当年怕孩子早恋，刻意不让两人有太多来往。

他们永远都不明白，被“清洁”得如此干净的课本，会被我们捣鼓出这么多迷人的小污点。

李雷和韩梅梅，就是我们那一场少年梦里所有不切实际但无比美好的小幻想，对成长的渴望，对未来的渴求——或许她连梦想都称不上，但她一定是我们青春里最闪耀的吉光片羽。没有牵手，没有实现，我们都成了当初不曾遥想的以后——没有谁的现实会像他曾经想象的那样，但我们的Polly还活着，它代表着我们当年的那些小美好，永远不会飞走，永远不会老去……

一声“Lesson One”，再次把我带回那时的岁月。但在演员们谢幕之前，我就起身离开了现场。我不希望我心里的李雷和韩梅梅是这样子的，我真的很讨厌这个话剧。我在远离剧场的时刻，也在剧尾的歌声里离李雷和韩梅梅越来越近。

李婷婷



戏说

国人不懂洋玩意而丢丑弄怪，谓为出洋相；那洋人被咱们以国粹设上一局而弄怪丢丑，叫啥呢？姑且叫出国相吧。

赢他一个出国相

■刘诚龙

国人到洋国那里出洋相，实在不是什么事情的。乡里妹子进城来，城里伢子笑她打赤脚；汉家高祖下乡去，庄稼老汉笑他乔人物。有甚胡突处？不过是各有各所知、各有各不知的习俗罢了。

然则出洋相了，事关国体了，那是了不得的大事了。林公则徐到洋人府去做客，六月酷暑，热浪翻滚，人家洋人讲客气，递过一根冰激凌，替林大人防暑降温。林公接过，见白气蒸腾，以为热气，喂嘴吹啊吹，不敢下嘴。初见洋玩意，本来是可以问吃法的，老祖宗教导过，人非生而知之者，问则知之了嘛。然则，问不得也，天朝大国人，向洋人请教，那国格何在？圣人说不耻下问，其实这话多半要正面说话得反面听，真实情况是，下问者耻，耻下问者光荣，硬撑着不问才是圣贤。林公生了嘴巴，本来是多功能的，可以问，可以吹，而林公就是不问，只是吹，林公就这么吹啊吹，直到把冰激凌吹成了一汪水，还见冰激凌冒热气。

林公出了一回洋相，林公要大长国人志气，大灭洋人威风，林公就以牙还牙，以宴还宴。林公设了一个饭局，请洋人来做客。首席上了红薯泥，红薯泥滚烫滚烫，既不冒热气，也不冒冷气，洋人见了，狼吞虎咽，大快朵颐，大口大口往嘴里塞，烫得洋人一个个龇牙咧嘴，鬼哭狼嚎。林公大笑，国人大笑。

国人不懂洋玩意而丢丑弄怪，谓为出洋相；那洋人被咱们以国粹设上一局而弄怪丢丑，叫啥呢？姑且叫出国相吧。

林公未曾出过国，洋相出得少，而且出在国内。李鸿章出国多，出洋相也多，出到国外去了。李大公费旅游考察，到了美国，人家递来一张名片，名片有点大，大概手掌宽，李大人气不过，怒曰：“此款我也。”叫属下制了一张大的，多大呢？近一米宽，近两米长，下次再见面，叫两人抬着名片给美国鬼子，把美国给盖帽了，尽显了泱泱大国大气度大气派。

李大人到得法国，法国人也讲客气，自吸一支雪茄，敬李中堂一支。李大人气学样，一样叼烟，一样打火，一样吧唧吧唧，不一样的是，法国人吸雪茄，烟气成圈，从嘴里冒泡，升空缭绕，李中堂却是喉咙咕噜噜，咋咋响，就是不冒烟；原来李中堂有一技术没学到，吧吸雪茄烟，得将烟枝剥一层纸，将烟头掐出一小块，然后才点火的。

堂堂天朝大臣，没有啥不懂的，居然这等见识输给了洋鬼子，出了天朝洋相，失了大清国威。李大公别的方面他奈何人家，这方面有足够智慧能替国人挣面子的。李大公设了一个饭局，回请法国官员，也讲客气，叫随扈替自己上水烟袋，哗啦啦，哗啦啦吸得大响；叫随扈敬了法国官员水烟袋。老实说，雪茄烟的吧吸技术简单得很，远没有国粹水烟袋技术含量高。法国官员学样，深呼，猛吸，一口烟水呛入口，呛入喉，苦辣难忍，眼泪鼻涕一起奔涌。洋人这回输大了。他叫中国官员出了一回小洋相，咱叫他出了一回大国相。李大公搞外交，几乎没有胜利过，这回不但敢于胜利，而且善于胜利了。

刘诚龙